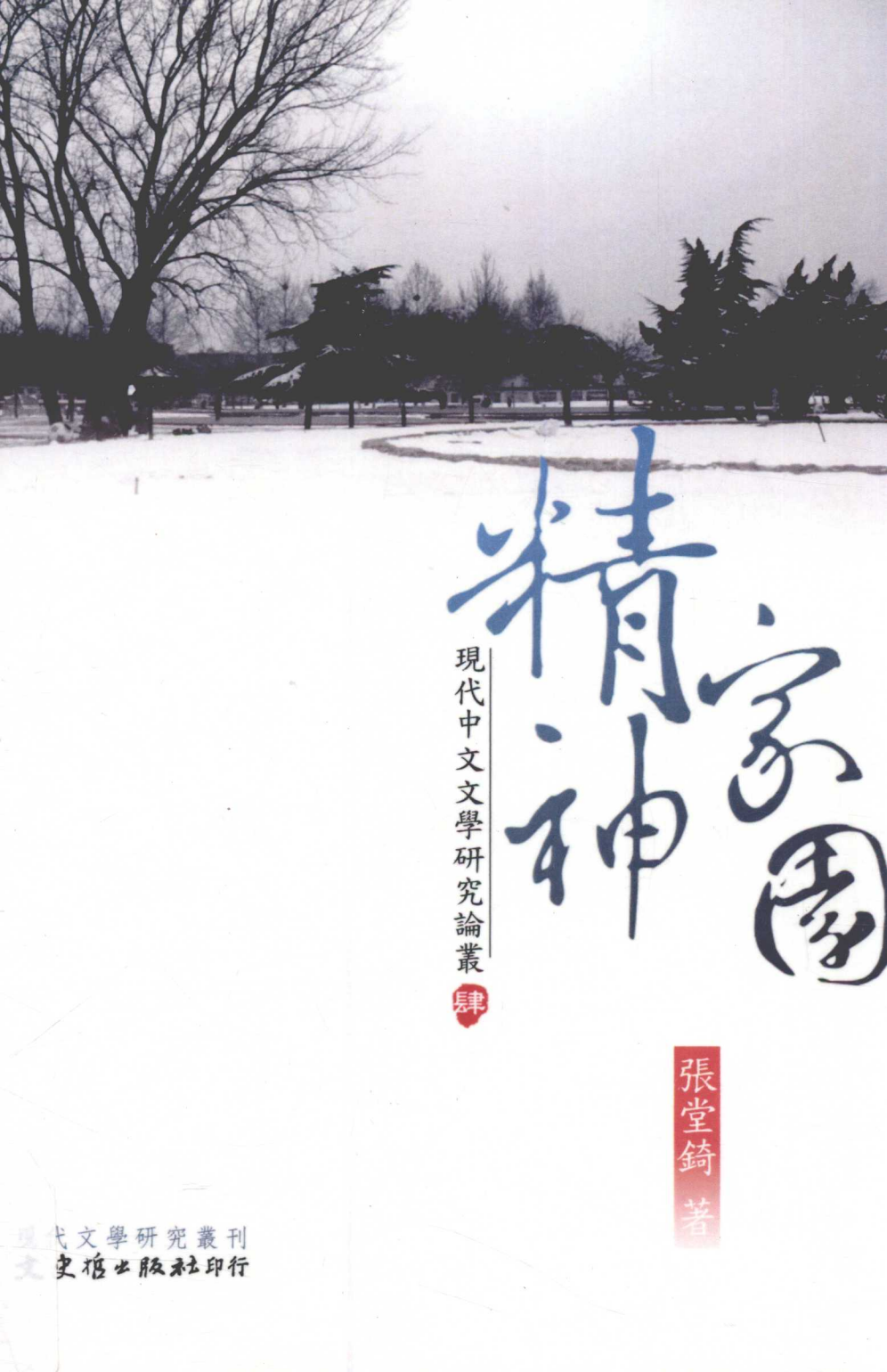




精神家園

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

肆

張堂錡 著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史哲出版社印行

精神家園

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4

張堂錡 著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精神家園：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4 / 張堂
錡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 民 99.07
面：公分. --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38)
ISBN 978-957-549-916-7(平裝)**

1. 中國當代文學 2. 文學評論

820.908

99014353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38

精神家園

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 4

著者：張 堂 錡
出版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 www.lapen.com.tw](http://www.lapen.com.tw)

e-mail: lapen@ms74.hinet.net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 正 雄

發行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刷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三五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2010）七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57-549-916-7

08338

自序

收在這本書中的幾篇文章，是發表於 2005 年至 2010 年間的部分成果，討論的議題都集中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特別是「文人群體」的文學史鉤沈與觀察，評述與析論，包括了非主流、邊緣性的湖畔詩社、立達文人群、東吳女作家群、白馬湖作家群，以及在一九〇年代曾經引領一時文風的「散文三大家」。開掘並探討許多在文學史頁中被忽視的作家群體，是我自九〇年代中期起投入白馬湖作家群研究時即已關心、追求的學術課題，其他如「開明作家群」等，都是我過去十餘年來念茲在茲、苦思鑽研的研究對象與學術興趣，而且，這個興趣始終沒有消退過。

這幾年來我的寫作計畫重心是完成《純美意識與中國現代作家》一書，斷斷續續地閱讀，醞釀，書寫，進度極為緩慢，原因之一是在閱讀、思考的過程中，總會有其他相關的小議題飛進我的視域，吸引我的注意，寫作心力因此而分散，這本書中的幾篇

文章，以及 2008 年出版的《追想彼岸》，都是這類的「離題之作」。彷彿是上學的小孩，途中見到好玩的事物，不知不覺轉進小巷迷宮中，興高采烈，樂此不疲，卻忘了上學這件正經事。還好，看似離題之作，卻始終以中國現當代文學、台灣新文學為中心，這是我十餘年來矢志耕耘的學術陣地、研究崗位，不曾也不會「擅離職守」。

這些「不在計畫中」的文章，和計畫中的寫作一樣，共同建構出屬於我個人的學術圖景。舉例來說，我對白馬湖作家群的研究早有《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專書於 1999 年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十年後，增訂版將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為此我特別撰寫了〈「白馬湖作家群」命題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考察〉，以補充 1999 年以來相關研究的新材料與新成果，回顧與前瞻交織，字裡行間有我對此一議題的深厚感念，畢竟這是我個人學術道路上一塊重要的界碑。海峽兩岸第一篇以作家群體的角度析論「東吳女作家群」的論文，是我在 2005 年發表的，而後有華東師範大學王羽的博士論文《「東吳系女作家」研究》於 2007 年 5 月完成，那也是我在閱讀施濟美的小說集《鳳儀園》時，從簡短的序言中得到的啟發，原本想擴大撰寫成書，因時間難以兼顧而擱置。對立達文人中的白采進行研究，是因為尉天驄老師曾以白采之作《絕俗樓遺集》相贈，讀後有感而作。對「散文三大家」的研究則是和復旦大學樂梅健教授合作編寫《大陸當代文學概論》時，我承擔散文部分的撰寫工作，因材料的蒐羅閱讀產生興趣而寫。至於湖畔詩社的考辨，則是我撰寫《純美意識與中國現代作家》時，處理湖畔詩社一章，閱讀了許多資料，發現存在許多問題有待釐清而執筆。對於澳門文學的關注早在九〇年代初期即開始，真正

投入時間去研究是這幾年的事，曾以此為課題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也在《文訊》雜誌上策劃「發現澳門文學」專題，收在本書中的論文是應邀在一場兩岸華文文學研討會上宣讀發表的，是我觀察澳門文學最近二十多年發展的初步心得，其中許多看法都是自己的體會，相信對認識與理解澳門文學過去成果和未來發展會有一定的助益……。

這種「不在計畫中」的書寫仍將會持續下去，畢竟學術研究已經成為生活、生命的一部分，正路與歧途，最終還是會朝著既定的方向走去。特別要感謝文史哲出版社的彭正雄先生，他讓我在「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的名義下，將這些零星文章匯集成冊，陸續印行，連這本在內已經出版了四輯。十餘年來在現代文學史研究道路上跋涉過的山頭、探險過的蹊徑，在這幾本書中可以看到重重踏下的足跡，或許凌亂，但卻真實。

想起蘇軾貶謫海南的詩〈汲江煎茶〉，其中有幾句寫道：「活水還須活水烹，自臨釣石汲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這詩中自得其樂、豁達超脫的境界，自是庸碌如我難以企及的。如果學術研究這條路，是汲取江水煎茶的過程，那麼我這些年來不改其志地在現代文學領域的耕耘，大約就像是在深夜江面釣磯上，寂寞一人，彎身用大瓢小杓汲取清流。收在這書中的幾篇文章，當然不是能夠貯月的大瓢之水，而只能是浩浩長流的一杓水波，是否達到「深清」的意境，亦未可知，但這些裝入夜瓶的小杓水，確實讓我在許多寂靜的夜裡，感受到學術生命的潮湧，觸摸到藝術審美的律動，聆聽到創作心靈的召喚。其實，這樣也就足夠了。史鐵生小說〈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對小瞎子說，要想睜開眼看看這個世界，得盡力一根一根地彈斷一千兩百

根琴弦才行，當然，那只是虛設的目的，就像老瞎子彈斷了師父交代的一千根弦，依然不能看見一樣，然而，「目的雖是虛設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拉不緊就彈不響。」這是令我著迷不已的神話寓言，因為我在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來時路，也預見了自己的未來。

我將一根一根地彈起學術生命的琴弦，在「過程」中體會艱辛與困惑，踏實與喜悅，至於「目的」答案是不是一張無字的白紙，看來一點也不重要。

感謝採用這些文章的刊物主編，以及曾經審查過這些論文的學者專家。「精神家園」是沒有盡頭的終極理想，我希望自己跨出的每一小步，都在試圖接近這個家園，帶著謙卑仰望的敬意，以及痴迷不悔的心情。

2010年6月，政大百年樓

精神家園

— 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 4

目次

自序	1
湖畔詩社研究若干問題考辨	7
春暉白馬湖，立達開明路 —— 「白馬湖作家群」 命題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考察	35
從《立達》、《一般》看「立達文人群」的 精神品格與寫作風格	63
羸疾者的哀歌 —— 「立達文人群」中的薄命詩人白采	89
尋找施濟美 —— 鉤沉現代文學史上的「東吳女作家群」	121
詩意與政治的悖反 —— 析論「散文三大家」的 文體特徵及其得失	145
從小巷走向大院 —— 陸文夫小說藝術追求的變與不變	179
新世紀澳門現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向	201
略論王鼎鈞與中國現代作家的文學因緣	227

本書論文原始發表出處·····	255
張堂錡作品出版編目·····	257

湖畔詩社研究若干問題考辨

一、前言

湖畔詩社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繼「中國新詩社」後成立的第二個新詩團體¹，由四個志趣相近、性情相契的年輕人發起組成，他們才 20 歲左右，分別是同時就讀於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汪靜之（1902-1996）、潘漠華（1902-1934）、馮雪峰（1903-1976），以及上海棉業銀行的職員應修人（1900-1933），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思潮

1 中國新詩社是「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中出現的第一個鬆散的新詩團體，1922 年初在上海成立，發起人有朱自清、葉紹鈞、俞平伯、劉延陵等。以該社名義編輯出版以新詩創作為主的《詩》月刊，是新文學史上的第一個詩刊。自第 1 卷第 4 期起，《詩》同時作為文學研究會定期出版的刊物之一，直到 1923 年 5 月停刊，中國新詩社也隨之結束活動。汪靜之在許多地方都強調湖畔詩社是中國第一個新詩社團，如寫於 1993 年的〈沒有被忘卻的欣慰〉中說湖畔詩社是「中國第一個新詩社」；寫於 1981 年的〈對青年作者的談話〉中也說：「是中國最早的新詩社」，見《汪靜之文集·沒有被忘卻的欣慰》（飛白、方素平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57、39。《汪靜之文集》的編者在介紹汪靜之時遂寫道：「中國第一個新詩社團湖畔詩社的主要代表」。這個說法顯然有誤。

激盪下，於 1922 年 4 月在杭州西子湖畔成立，曾先後出版過《湖畔》、《蕙的風》、《春的歌集》等詩集，在當時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受到青年讀者的熱烈歡迎、喜愛，一度引起文壇的矚目。尤其是汪靜之的個人詩集《蕙的風》，在很短時間內印行六次，銷售二萬餘冊，這在新文學發展的初期階段是不多見的。

對於湖畔詩社的關注與研究，最集中且熱烈的階段是二〇年代，曾為文談論湖畔詩社整體風格與成就，或者是個別詩人表現與特質的就有魯迅、周作人、朱自清、馮文炳（廢名）、宗白華、劉延陵等，這些知名學者及作家，為這一小小社團、幾位年輕人相繼發言，使得湖畔詩社的地位大幅提昇。湖畔詩社的受到矚目，和汪靜之詩集《蕙的風》出版有關，幾首大膽表露渴望愛情的詩，被胡夢華等保守衛道者抨擊為「挑撥肉欲」、「提倡淫業」、「有不道德的嫌疑」²，引起一場「文藝與道德」的激烈論戰。1922 年下半年，也就是論戰前後的湖畔詩社，應該是其發展的高峰期。1925 年「五卅」事件發生，迅速對這幾位年輕詩人產生強烈衝擊，應修人、潘漠華、馮雪峰先後加入共產黨，投身於政治漩渦與戰鬥行列中，放下詩歌寫作的純美嚮往，轉而追逐革命的宏大理想。汪靜之雖未入黨，但他也體認並決定：「不再寫愛情詩，不再歌唱個人的悲歡，準備學寫革命詩。」³要「以詩為武器，為革命盡一分力。」⁴如此一來，湖畔詩社就因停止活動而無形中解散了。

從 1925 年至 1949 年間，由於戰火無日或歇，革命情勢瞬息

2 以上對胡夢華文句的引用均出自其〈讀了《蕙的風》以後〉一文，原載 1922 年 10 月 24 日《時事新報·學燈》，收入《湖畔詩社評論資料選》（王訓昭選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年 12 月），見頁 107、108、112。

3 汪靜之：〈《蕙的風》（1957 年版）自序〉，《湖畔詩社評論資料選》，頁 283。

4 汪靜之：〈回憶湖畔詩社〉，《汪靜之文集·沒有被忘卻的欣慰》，頁 38。

萬變，時代風雨使這些詩人拋棄過去愛與美的追求，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戰鬥詩篇，成為他們主要的文學表現，個人的聲音匯入了大時代的合唱中，他們的湖畔特色也就不復存在。和湖畔時期創作的熱情相比，1925 年以後的作品大幅減少，這就使得相關的討論難有「五四」時期的盛況。二十多年的時間，僅有朱自清、趙景深、朱湘的零星短評，篇幅稍長的也只有沈從文的〈論汪靜之的《蕙的風》〉和馮文炳的〈湖畔〉。這段時期可以說是湖畔詩社研究的衰退期。1949 年以後，政治局勢有了新的變化，至 1976 年「文革」結束為止，整個五、六〇年代，由於革命鬥爭的情緒高昂，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使人們幾乎忘了「愛情」在文藝中的存在與必要，以「愛情詩」為招牌的湖畔詩社自然受到打壓和遺忘，相關的研究除了王瑤在 1953 年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中有不到二百字的評論外，可謂乏人問津。「文革」十年，湖畔詩人的愛情詩自然屬於小資產階級情調，難逃被禁的命運。這段時期可以視為湖畔詩社研究的停滯期。

「文革」結束，進入新時期以後，湖畔詩社的研究終於迎來了又一次的高峰，堪稱為復甦期。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成果應該是由錢谷融主編的《中國新文學社團流派叢書》中所收錄的《湖畔詩社資料集》、《湖畔詩社評論資料選》二書，於 1986 年出版，其內容的豐富，已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第一手材料。書中的研究性、追憶性文章，比起以往顯得多元而廣泛，正如謝冕在 1981 年為王家新等人編選的《中國現代愛情詩選》所寫的序〈不會衰老的戀歌〉一樣，愛情永遠是令人著迷的文學主題，它的聲音儘管溫柔而纖弱，但它的力量卻是足以穿透時空、深入人心，湖畔詩人的愛情詩因此而有了新生的意義。九〇年代以後，相關

的研究進入了深化期，賀聖謨於 1998 年出版的《論湖畔詩社》與 2006 年由飛白、方素平編的六冊《汪靜之文集》是指標性的著作。

《論湖畔詩社》是第一本研究專著，對史料的考訂格外用心，序者駱寒超指出：「這部書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湖畔詩社評述』，第二部分是『湖畔詩人分論』。我覺得兩者的比例不夠勻稱。第一部分『評述』得雖扼要而中肯，但顯得簡略了一點。主體實際上是第二部分。這部分對幾位湖畔詩人的論述頗呈異彩。」⁵也許是作者和汪氏有一段長逾十年的交往，書中對汪靜之的論述較深入全面，且迭見新意。至於《汪靜之文集》的問世，不僅提供了有關汪氏個人和作品的豐富材料，對湖畔詩社的史料與研究也有許多比對參照的可貴線索。

從二〇年代的高峰，到三、四〇年代的衰退，再到五、六〇年代的停滯，以至七〇年代末期到九〇年代的復甦，九〇年代以後的深化，湖畔詩社的研究經歷了一個曲折而艱難的過程。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相關的研究雖然不能說是學術的熱點，但已漸漸浮出歷史地表，深化與突破的工作正在緩慢的進行中，湖畔詩社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雖不耀眼、卻也不容忽視的一頁，誠如《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史》一書所下的結論：「湖畔詩社這些專心致志地寫情詩的同人，在他們的詩歌中構造了一座多麼絢麗、清新的藝術花園。這座花園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藝術世界裡不僅昨天，而且今天也仍散發著濃郁的芬芳，具有無可爭議的歷史價值與美學價值。這正是這一社團流派的生命力之所在。」⁶

5 駱寒超：《論湖畔詩社·序》（賀聖謨著，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 6 月），頁 3。

6 見陳安湖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161。

雖然關於湖畔詩社的研究已有八十多年歷史，但正如上述，許多非學術的干擾使得相關的研究無法充分開展，至今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間，許多問題也仍待釐清與深究，包括研究方法與觀念的更新、史料的挖掘與考證、視野的擴大與多面等，都有待研究者有所突破與超越。本文將提出幾個關鍵史料上的疑義，進行思考和解釋，並對既有的史料加以耙梳考訂，希望能讓相關的研究更加完善、深入。

二、「湖畔詩社」的定位

「湖畔詩社」的定位，似乎從一開始就不夠明確。主要成員之一的馮雪峰在 1957 年為《應修人潘漠華選集》所寫的序言中說，湖畔詩社「實際上是不能算作一個有組織的文學團體的。只可以說是當時幾個愛好文學的青年的一種友愛結合。」因為應修人編好了四個人的詩集《湖畔》，想找一家書店出版，「但沒有書店肯出版，於是即由應修人出資自印，於四月間出版了，『湖畔詩社』的名義就是為了自印出版而用上去的，當時並沒有要結成一個詩社的意思。」⁷這樣的說法，似乎認為湖畔詩社不是一個有組織、有計畫、有宗旨的文學社團，而只是一個自然形成的文人群體。然而，另一名成員汪靜之在〈沒有被忘卻的欣慰——湖畔詩社 71 周年紀念〉中則明言：「中國第一個新詩社湖畔詩社 1922 年 4 月 4 日成立於西泠印社四照閣，創始人是應修人、潘漠華、馮雪峰、汪靜之。湖畔詩社得到『五四』新文壇最著名的三大名家魯迅、胡適、周作人的精心培養、讚賞愛護。當時請三大名家

7 馮雪峰：《應修人潘漠華選集·序》，《湖畔詩社評論資料選》，頁 185。

爲湖畔詩社導師，請葉聖陶、朱自清、劉延陵三位老師爲湖畔詩社顧問。」⁸看來又似乎頗有計畫，也有一定的組織。這兩種說法的存在，使得至今許多研究文章對此一作家群體或以社團稱之，或以流派視之，產生了一些困惑。

在眾多的社團流派辭典或社團流派史的敘述中，湖畔詩社幾乎都會被提及，但都是在含混的「社團、流派」之下，只有少數明確標舉「社團」者如章紹嗣主編的《中國現代社團辭典 1919-1949》，清楚地列入「湖畔詩社」辭條，將其定位爲社團，該辭條一開始就寫道：「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較早的新詩社團之一。1922年4月4日在杭州西子湖畔成立。」接著又提到：「以獨具藝術特色的作品，成爲有一定影響的『湖畔詩派』。」⁹將社團與流派作清楚的區隔。這樣的定位方式，我認爲是比較符合文學史實的。儘管成立之時沒有大張旗鼓，也沒有公開和正式的宣言，但這並不妨礙其爲一個「社團」的事實。曉東寫於1982年的文章〈「湖畔詩社」始末〉中有一段敘述：

「湖畔詩社」在西子湖畔成立的時候，應修人提出：我們四人是好朋友，以後只有詩寫得好而又是好朋友才吸收入社；不是好朋友，即使詩寫得好，不要加入，而詩寫得不好，即使是好朋友，也不要加入。這一提議得到大家的贊同，成了不成文的「以文會友」的入社條件。爲此，當時「晨光社」的社友魏金枝、趙平復因沒有加入「湖畔詩社」

8 汪靜之：〈沒有被忘卻的欣慰〉，《汪靜之文集·沒有被忘卻的欣慰》，頁57。

9 見章紹嗣：《中國現代社團辭典 1919-1949》（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頁729。

而不高興……。¹⁰

雖然入社的條件是「不成文」，但有基本的要求：作品與交情，他們排除魏、趙二人的加入，說明了確有執行「入社」的審核機制，其為一文學社團應無疑義。一直要到 1924 年冬天，為了以「湖畔詩社」名義出版詩集，好友魏金枝（1900-1972）、謝旦如（晚年改名澹如，1904-1962）才終於正式入社。1925 年 2 月，應修人還在上海主持創辦了文藝刊物《支那二月》，以「湖畔詩社」名義每月出版一期，但只出了四期就停刊。這些都說明了「湖畔詩社」是一個文藝組織，是一個有正式名義在文壇活動的新詩社團。他們經常聚會，出版的新詩集也以《湖畔詩集》為系列名稱，這些都是構成這個小型文學社團的基礎條件。正因為其為正式社團，汪靜之才會在晚年多方奔走，促成「湖畔詩社」於 1981 年初恢復，因而有「後期湖畔詩社」、「新的湖畔詩社」之說。

應修人於 1922 年寫給潘漠華、馮雪峰的信中曾提到一些資料也可做為佐證，他在信中提到要退出「明天社」，汪靜之在為此信註解中對此事做了說明：「1922 年《湖畔》詩集出版之後，《蕙的風》出版之前，在北京的幾個人發起組織一個文學團體『明天社』，寄了宣言和章程給我（按：指汪靜之），要我徵求我們湖畔詩社和晨光社的幾個人加入明天社作為發起人。」¹¹但後來明天社沒有什麼活動就很快解散了。顯然，湖畔詩社的成立是為外所知的，而且是將其與正式社團「晨光社」等同看待，二者的社團屬性可說是完全相同的。

10 曉東：〈「湖畔詩社」始末〉，原載《西湖》1982 年第 4 期，文章末尾有附註，說明「本文寫作時得到汪靜之先生的指教」。見《湖畔詩社評論資料選》，頁 65。

11 此信收錄於《湖畔詩社評論資料選》，頁 311。

成立社團並不難，「五四」時期的社團林立，據統計，從 1921 年到 1923 年，短短三年時間全國出現的大小文學社團有四十多個，而到 1925 年，更激增到一百多個¹²，然而，要成爲一個文學流派並不容易，必須有足夠的作家、作品，而且在審美共性與藝術特質上有接近或一致的表現才行。湖畔詩社雖然人數不多，卻能以其鮮明、大膽、熱烈的愛情詩在新文學史上脫穎而出，站穩一席之地，形成了令當時青年喜愛、後人嚮往的「湖畔詩派」。仔細推敲馮雪峰的說法，他說詩社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文學團體」，意在強調詩社成立的自然、寬鬆與偶然，不像文學研究會或創造社的組織嚴密，意圖結合一批人力，透過機關刊物來宣揚共同主張。至於「當時並沒有要結成一個詩社的意思」，恰好說明了「後來卻成了一個詩社」。我們認爲，湖畔詩社有社有派，由社而派，這應該是符合文學史實的學術觀點。

三、湖畔詩社的成立時間與成員

關於湖畔詩社成立時間的說法不一，有的說是 3 月¹³；有的說是 3 月底¹⁴，大部分的學術論文或回憶文章則說是 4 月，汪靜之本人更明確地說是 4 月 4 日，如寫於 1986 年的〈恢復湖畔詩社的經過〉：「湖畔詩社由應修人、潘漠華、馮雪峰和我創立於 1922

12 參見錢理群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7 月修訂本），頁 16。

13 如王瑞在〈「湖畔詩社」創作淺論〉一文中說：「『湖畔詩社』成立於 1922 年 3 月。」收於《開封教育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1 期，頁 15。

14 如葉英英在〈試論應修人的詩〉一文中說：「湖畔詩社，成立於 3 月底。」收於《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8 卷第 4 期，頁 31。楊里昂的《中國新詩史話》（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 年 10 月）也寫道：「湖畔詩社於 1922 年 3 月底在杭州成立」，見頁 65。